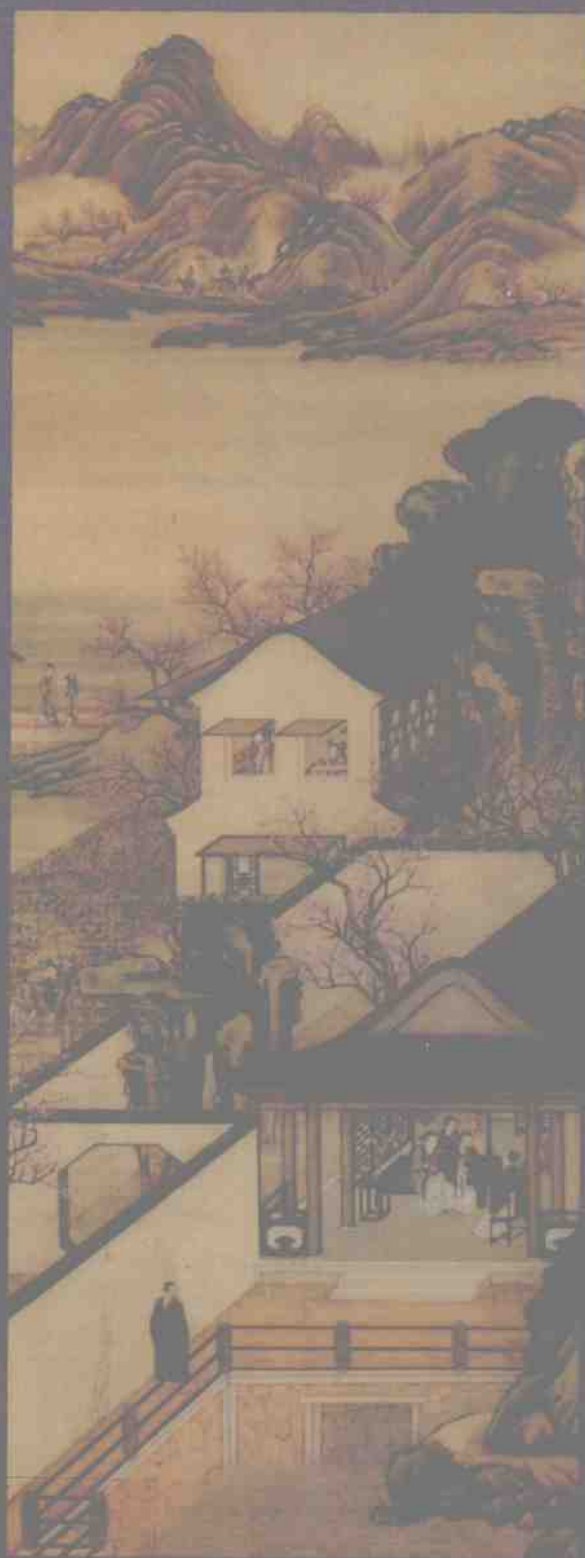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丁巳題
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主編 末陽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十四

女仙外史
第一美女傳
九命奇冤
官場現形記

《女仙外史》 清·吕熊 著 清刊本 (9517)

长篇小说,八卷。原署“笔炼阁编述”,自序题“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”。有清刻本,日本内阁文库有藏,此为满文抄本,藏故宫博物馆。

民国·阿英藏书

《第一美女传》 清·古吴寒庵主人 编 清刊本 (9637)

又名《锦香亭》、《绛帕记》,书叙唐玄宗年间新科状元钟景期和葛明霞的爱情故事,以安史之乱为背景,寓儿女之情于悲壮气节中,文字清隽流畅,细节描写精致,曾流传日本,深受喜爱。

《九命奇冤》 清·吴趼人 著 铅印本 (9729)

清长篇小说,三卷三十六回,作者吴趼人还有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一书。所叙故事据《警富新书》改编而成。一幅生动的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群丑图。情节曲折,描写细致,阿英所藏为上海书局铅印本。

《官场现形记》 清·李宝嘉 著 石印本 (9849)

清代长篇小说,六十回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,重点描绘清末官场之黑暗腐败,揭露封建末世各级官吏昏庸腐朽,贪污贿赂、循私舞弊、钻营作骗的情景,对封建统治者恐洋媚外、残害人民的丑态及罪恶,进行无情的鞭挞。由许多相关联的故事联缀而成。

第七十八回 吕军师三败诱蛮酋 荆门州一火烧蠢贼

吕军师要进取荆州府，未审虚实，乃命绰燕儿前往察探情形，谕之曰：“一要得实在军机，二要知民心向背，三要覘文武协和与否。不论迟速，真则有功，谬则有罪。”燕儿遵令去了。

姚监军及诸营军将，皆已渡江而来。军师随出城择地屯扎。姚襄禀道：“襄阳属县大都降顺，近处钱粮皆已提贮府库。”军师道：“襄阳财赋不多，河南已奉恩蠲，难于接济，在目下筹饷为第一，攻城次之。此去安陆府只两三日程途，地方饶沃，十倍襄阳，且系僻地，从无重兵屯守。汝可领本部军马，再点一千铁骑，命董翥、董鞠为先锋，疾走安陆，以声势恐吓之，彼必不敢抗拒，既降之后，即令该府将各属钱粮，陆续解交樊城军前所用。倘其间有意外，飞报定夺。”姚襄随于本日点将发兵去讫。

未几，燕儿回来缴令，禀道：“荆州知府姓李名谅，兵备道姓马名兴，系建文帝罢斥之人，燕王特地起用。做官贪狠异常，民心抱怨。守城主将都督吴庸，两员都指挥，一名马云，一名崔聚，皆系燕藩宿将，与文官都是同类，甚相和洽。又一个先锋，姓古，浑名叫古怪相，少一耳，缺一目，鼻孔亦止左边一个，鬓毛却止右边一撮，手足皆一长一短。向系江洋大盗，与同伙相争，投充在营的。说他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未知果否。至于士民之心，向背未定。听说关老爷庙中周将军所持大刀，向来极有灵验，若啸一声为胜兆，啸两声是破城之兆。今者不闻得有啸声，还在那里观望。倒是城外扎下十来个营，奉姚广孝调取儒人、僮人、佻兵，见有二万余了，说还有得来，要他们冲头阵的。看这些蠢贼，都不怕死，倒也利害。”军师道：“探听得甚好。”即下军令：每日诸将各操本营军马，候不时发兵。

忽报姚襄回来，禀见军师，说：“安陆府城守都司缺员，我兵才到界上，该府便出迎降。各属亦次第效顺。独有荆门州、当阳县两处未服。该府说署州事是荆郡通判，侍着府佐，向多抗拒，不服提调。当阳是州所属，起止由他。若取荆郡，这里去必由荆门州，所以小将旋师复命。”军师道：“楚人多诈，今两郡甫定，汝可暂任安襄监军道，督理诸事。我则安心前伐荆州矣。”姚襄拜命，自带本部军兵走马上任去了。

军师却往来于襄樊之间，登岷山而寻羊祜之故迹，揽习池而访山简之遗踪。偶逢会心，便挥毫题咏。兹记其习池诗云：

一从山简没，便觉习池衰。
水润鱼飞去，苔荒燕啄来。
酒徒今日到，笑口为君开。
何处铜鞮曲，遗风亦可哀。

又羊枯庙诗云：

羊公遗泽尽，岘首不成游。
荒庙行人过，残碑少泪流。
江归汉口大，山入洞庭愁。
尚有前朝柏，风声直似秋。

诸将佐亦各闲暇，日与部属较射穿札，投石超距以为乐。

一日沈珂运饷来见。军师谕道：“兵士劳苦，汝安能远运至荆州？以后只到襄阳，交与姚监军转运，庶道里各半，劳逸均平。”沈珂遂问出师日期，军师曰：“兵法：守如处女，出若脱兔。未可预期。”

转瞬之间，忽已入月有五日。军师密遣绰燕儿再赴荆州，剔探徭徕情状。至十三日五更，卒然传令：“宾铁儿、曾彪、董翥、董翔四将，点轻骑二千，不带弓矢，不穿甲冑，于今日酉刻发兵，限十五夜半子刻，要拔荆门州。逾时者斩。若有贼人对敌，不在此例。”四将大喜，遵令去了。又自率刘虎儿、阿蛮儿、楚由基、瞿雕儿四将，带铁骑二千，于戌时进发。郭开山、俞如海督率大军，于十五日清早起行。

樊城至荆门，约四百里，总是山路，大半无人烟，董翥等一夜已走有二百七十里。遇见两三人在岭头下来，董翥命军士拿到喝问：“你们还是要死要活？”三人面面相觑，只叫：“大王饶命，我们身边一个钱也没有的。”董翥笑道：“是良民了。我且问你，到荆门州还有多路？城内有多少兵丁？前去有几处塘汛？实说了有赏。”一个老年的战兢兢答道：“到州只有百来里路。州里张太爷比完了钱粮，明日就要回府，带着五六百兵马来管押银扛，都要去的，是个空城。过了这个黑松岭，十余里就是半村岭，有百十多人家，二三十塘汛兵住着。今朝只有七八个在那里，其余俱回家下过节了。再去都是荒山，连人也没有的。”董翔问：“你们从那里来呢？”答道：“完不起钱粮，昨日到州去挨板子的。”董翥道：“此是实话。”命赏他银一两。三个人都说：我们没福，不敢要大王爷的。”爬起来径走了。宾铁儿道：“他道我们是打劫的银钱哩。”董翥道：“上了岭，敢被他们汛兵望见，就漏了声息了。且在这里住下，等晚些儿，我们四人蓦地闯去，将汛兵杀却，然后前行。倘有过去的人，且不许他走。”曾彪道：“还是将军的智好。”

等至酉刻，宾铁儿等四人卸了戎装，各带暗器，一径过了黑松岭，走到半村岭上。那五六个汛兵见是生人，便喝问：“是恁么人？”宾铁儿早掣出铜鞭，拦腰扫去，已打翻了四个。曾彪接着动手，顿时了当。营房内又走出两三个来，被董翥弟兄迎上去，一爷一个。又搜到里面，床底下捉出一个小年纪的，也一刀挥为两段。那些山村人家，都顶着门，躲得没影儿了。宾铁儿就去招呼人马，乘着好月色，直抵荆门州城下。连更鼓之声也没有。四将带领着百来个勇士，缘城而登，砍开城门锁钥，放进大兵。门军惊醒了，还糊糊涂涂的问道：“兀的谁喧嚷呢？”宾铁儿一顿斧砍完了，仍闭了城门。赶至州衙，杀入去时，张通判大醉鼾卧，方被左右唤醒。爬将起来，如煎盘上蚂蚁，无处可走，匿在楼梯背后，被军士搜着绑缚了。诸将知道城内已没有了百姓的，见一个，杀一个，不曾留得半个。天大明了，四将会齐在州堂。军士又活拿到一个官儿，说是当阳知县，昨晚陪太爷赏月，今日也要回去的。不多时军师已到，见诸将功成，各褒奖了几句。随将张通判弃市，当阳县黜革。

次日，绰燕儿回来禀说：“僞、僮、佻共有四万多，最强者第一佻兵，他们总不受人节制。只是那三种前来厮杀，若克复了一州一县的城池，就全要这一州一县的钱粮。若不肯时，便要放枪。城中贼将不敢专主，去请命于姚广孝了，这个时候大约已有定局。”军师遂附耳与绰燕儿说了好些话，取一个小小包裹给了他，又如飞去了。随谓董参军道：“汝屡次问我军机不答者，汝知之乎？用兵之道，譬诸弈棋，全局之形势，虽素定于胸中，而落子之机关，则应变在于顷刻。今当如此如此而行，方可了当这四万凶徒。所需硫磺焰硝与药物，都有备的。只柴与酒，要整顿起来。此系重任，交付与汝去料理。”

次日，郭、俞二将统率大军到了。军师传令：“有向日犯罪应斩的九人，可速押来勘问。”俞如海就顷刻押到。军师问：“汝等罪应斩否？”皆应道：“军师赏罚，至公至明，更无他说。”军师道：“如今有个绝好的死法。我欲用汝九人为战将，若败而死，给白金一千两，养活家口。若愿子弟做官，能文者补文职，能武者补武缺。若败而不死，尽免前罪，或充伍，或归农，各听尔等之便。”军士皆欣然齐声答应。即命各给全副披挂，并枪刀马匹，分隶在刘超、楚由基、瞿雕儿部下，每将各三名，密授临敌秘计，如此如此而用。各领轻骑三千，刘超先行，由基次之，雕儿后进。又密谕俞如海：“汝领兵一千五百，离城十里扎下寨栅。”董翥、董翱领兵一千五百，屯于城内，亦各授以临时秘计。余将佐皆随军师驻扎。又令曾彪率领五六十个善爬山的军士，扮作樵夫，分散远近峰头，往来探信报息。

且说第一队三千兵马，刘超令三个应死的小军，披挂整齐，都打着先锋旗号，自己却在后面押队。行够一日，出了山口，杀奔荆州郡来。遥望见大路上有十多个营寨，尽是僞、僮、佻三种洞蛮，军容甚为诧异，但见：

旗帜高标，枪刀密布。枪刀密而，锋芒与日月争辉；旗帜高标，颜色与云霞竞灿。身

穿甲冑，非铜非铁非水犀，劲矢不入；跨下东西，或马或牛或野兽，迅电难追。各胯一口镔铁刀，水断蛟龙，陆斩犀革，云从神火炼千回，出自灵泉浸万日。

刘超暗传号令，将军马照左右前后，各分七百，雁翅般摆开，虚着中心，不相联接，以便退走。自己却带领铁甲二百掠阵。先是前军的正先锋搦战。洞蛮见了大笑道：“只这几个膀子，一顿拳脚都完事了，那里用着兵器。佯营内有个叫做乌云勃，脸如锅底，眼若金铃，赤鬓黄须，钢牙血口，手执浑铁槊，大吼一声，纵马出阵。这正先锋，就是犯罪的小军，如何抵敌得，死挣有十来合，被他一槊打于马下。刘超亟挥左翼副先锋出阵接战，抖擞精神，大骂：“蛮奴，我来砍你脑袋。”其如气力不敌，枪法散乱，被乌云勃活捉了去。刘超即将手中号旗一挥，后军与左军先退。洞蛮冲杀过来，右翼的假先锋挥兵接住，与乌云勃交手。只两合，即便奔逃。刘超在后且战且走，被他追赶六十余里。蛮人望见有第二队应兵到了，方才收住。刘超计点部下时，只十来名铁甲带伤，其余都是轻枪快马，预先奔走，不曾折损半个。随遵军师密谕，将右翼的假先锋一千军马，并付楚由基，自却领兵寻岩谷便处埋伏去了。

次日，由基传令，将军马分作三重，前部一千，后护一千，中营一千六百，打着大将旗号。自带着四百轻骑游巡，按住不进。佯兵队里有个头目，跼鼻赤脸，魁首圆眼，两鬓皆卷绿毛，叫做绿发狮子，使一根狼牙棒，骁勇出群。昨见乌云勃大胜，他就点了一千佯手，直哨前来。由基见兵马不多，没有个遽然诈败的，且杀他一员蛮酋，赔偿两个假先锋的性命，激恼了他的凶性，自然大队都赶进山谷中来了。悄悄拈弓搭箭，飏的一声，正中绿发狮左颊，翻身落马，众军亟救了去。早见洞蛮涌地而来，个个咬牙切齿，人人擦掌磨拳。这里小军装的前将军，一骑马，一条枪，冲杀过去，遇着个蛮将，名唤阿育获快，手舞大杆刀，只两合，被他劈死。随有中营小军装的主将，疾忙接战，又是一个佯兵头目，叫做奋利，挺着丈八蛇矛，骤马交锋。那小军狠命招架，不几合，蛇矛早中咽喉，死于马下。那三种洞蛮见连斩两将，如疾风骤雨，卷杀过来。楚由基疾忙挥军而走，有二三十里，回顾追兵已远。早遇着瞿雕儿人马，打着军师旗号，把个小军扮作黄冠，张着紫盖，有似军师模样，两员假大将左右护持。楚由基也遵军师密谕，将杀剩的两员将官，并兵马二千，交与雕儿。自己领着二千，也自埋伏去了。雕儿传下军师号令：“守住山口，只看红旗挥，进军搦战，皂旗动，退兵奔走。”自领铁骑一千，据定要害。

却说洞蛮虽然有勇无谋，也多奸狡，因昨日绿发狮被害，今日就先差几个小卒来探，回报兵马甚多，只在山里屯扎，不敢出向大路。那佯营主将便约会佯人为第二队，僮人为第三队，佯人当先杀进山口，后面陆续接应，以防伏兵，总是没有部伍的，如蜂拥蚁附，杂沓竞进。雕儿在高处望见，即令假大将领着小兵五百，向前迎敌。佯兵有一小将，额上有个两头尖的疤痕，浑名三眼豹，是绿发狮的兄弟，要为哥哥报仇，舞起竹节双鞭，骤马来战。有四五合，三眼豹使出凶威，飞起左手钢鞭，劈头打下。假将军疾忙隔过，不防他

右手钢鞭，早已拦腰一扫，肋断腰折，死于马下。五百小卒争先奔进山口，佯军随后涌入，被雕儿铁骑截住，混战半晌，直待军马退尽，然后保着假军师，且战且走。佯兵奋力追来，遥见紫盖下有个道人，狼狈而逃。三眼豹飞赶向前，左首一将亟来邀战，乌云勃又赶去，右手一将亦来接住。乌云勃虚幌一枪，即纵骑赶到紫盖下，大喝一声，活擒下马。三眼豹打杀了两员假将，一径来取瞿雕儿。雕儿略战三合，挥军就走。转过山腰，同着部下兵士们，卸甲弃马，跑上山岩树林中去了。却剩下假将官一员，领着些残兵败卒，向前没命的奔逃。早望见将军俞如海，打着后军旗号，结营在山坡下，都要撞入营内，一时沸乱起来。蛮兵乘势扑杀，竟砍营寨。俞如海也便弃营退走，被他长驱追击，直到城边。王师亟叫开关时，已不及进城，两分左右绕城而逃。乌云勃等且不去追，骤马抢入城圈，占据门口。这里佯兵方进西关，城内二董将军率领兵士竟出东门去了。

时天已晚，门狭人众，直到黄昏，佯兵方才进完。众头目都到州署，见白米堆着如山，好酒也有百来瓮，牛肉马肉，剩有五六百肘，叫号喜欢得了不得。有几个佯兵拿着五十多名小军解来，说躲在人家屋内的。军士跪告道：“我们是给他们打水做饭，叫做火头工。他们走了，我们这几个还不知道哩。”阿育获快道：“这好教他们做饭。”遂分给于各头目，打水的，洗米的，烧火的，煮肉的，一齐动手，片刻办了起来。大家如饿虎一般，啖个精光，只觉还不得饱。那知这些小军，都带着蒙汗药的，酒内预先有了，那饭内肉内菜内，总是临时放的，吃得下肚，便浑身发起麻来，一个个头重脚轻，且去睡觉。那吃酒的，只道是醉了，还说有这样的酒。五十个小军分头行事，将牲口都牵至城上，城门又上了大锁，柴火内灌了硫磺焰硝，一城之内，各处放起火来，落得这些佯兵，不知痛痒，顷刻火化金钱奉送。吕军师与董参军正在山顶，看这火势真利害也。有词为证：

金蛇乱掣，火马横飞。纵无红孩儿三昧喷来，定有荧惑神一星抛去。十里之城，翻作火坑万丈；一林之木，化为红叶千丛。并不是参禅和尚，却现出火里金身；又岂有守节共姜，尽埋下灰中铁骨。若比之赤壁鏖兵，还不剩一人一骑；有似乎阿房焦土，偶然留片瓦片砖。直烧得千百家民舍总是劫灰，二万个佯兵尽成火种。

佯兵共一万八千，难道一个也走不脱么？中得药毒轻，原有好些早醒的，独是八面皆火，待走那里去？倒比不得醉的，甜然无声，倒还要受多少痛楚哩。

那傜人、僮人，原在后面，要搜杀败兵，来得迟了。傜人离城二十多里，僮人离城有四十里，便安下营盘，却也小心不过，四面分兵巡警。俞如海、董翥、董鞠三将，原奉军师密令，看城中火起为号，径来劫杀城外营寨。那傜人营内虽然睡觉，都是枕戈而卧，马不卸鞍，人不卸甲，闻得炮声大震，一齐杀出。不知王师用的，都是火枪火铳，火弩火箭，只在对面左右打来，并非枪刀厮杀，洞蛮如何拒敌？只得向后倒退，自己践踏已死若干。那时刘超等三将，自诈败之后，各在沿路山岩伏着等候。遥望见城内火起，又听得炮响，雕儿与由基便分左右，也都用火器攻打僮营。营背后刘超，率军呐喊，万弩齐发。营

之前面，却无兵攻击，僮人遂向前走。此时僮兵正败下来，刚刚相遇，黑影里僮兵自相混杀。喊得明白时，死伤已有大半。方得合兵一处，向旧路上拼命杀去。当不起火器利害，走一步，死一步。到山口时，恰又有三只猛虎，郭开山、宾铁儿、曾彪，领三千铁甲挡住，左右是刘超、雕儿等夹击，后面是董家二将追掩，饶你六臂三头，也脱不了虎穴龙潭。僮人内有名头目叫做额敌刚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领着部下，奋力冲突，单单是他出了山口，也有七八十骑人马随去。正走时，忽一大将纵马轮刀，从暗中直取额敌刚。额敌刚着了急，翻身下马，徒步而窜。这员大将，原来是阿蛮儿，伏在大路候个正着，杀得寸草不留，只额敌刚一人走脱。此吕师贞之毒计，无异诸葛武侯火烧藤甲军也。还有神道威灵，一将云中刀一劈；人心向应，双旌风际字双飞。下回演来便见。

第七十九回 神武庙双建帝师旗 偃月刀单梟燕帅首

乌云勃拿下小军装的假军师，当时就令蛮兵一百名，押解到荆州府，下在死囚牢里。次日吴庸邀集文武官员，摆设了脑箍、锯板、剔齿箝、刷肌帚，种种恶毒刑具，提来勘问。忽报撞人头目，止带着一个步行小卒，说四万蛮兵，总被他们烧死了。吴庸等吓得目瞪口呆。额敌刚一骑马，早已闯进帅府，大嚷道：“你们盗了官职，打劫了地方金银，抱着大小老婆，安然在衙门受用。我们着甚来由，为你们统兵杀将，连贼军师都拿来了。屯兵在那城内，不知怎么失的火，烧得半个也没有。如今只把荆州的钱粮，尽数给我，再赔还我四万多人。若说半个不字，快把他的军师来交还我，依旧放去，好待他砍掉你们的脑袋，泄泄我胸中的忿气。”吴庸又羞又恼，倒因连日屡报大捷，也就信了他失火的话，忙陪个小心，笑颜说道：“如今正要勘问这贼军师，取他口供上闻。难道你们为国家出了力，有个不酬赏的么？”那小卒扮的道士，在阶下厉声喊道：“没你娘的鸟兴！”早被军士连打几个巴掌。马云喝道：“再打！我且问你这贼军师，叫甚么名字？两日杀的贼将，是何姓名？并现在贼兵若干，都一一供来。”吴庸大喝道：“若有半言不的，叫左右看刑具。”两边立的军牢健卒，齐齐吆呼一声，把几种非常刑具，都撩向小卒身边。道士不慌不忙，呵呵笑道：“我们营中有八九个犯着死罪的小卒，连我也是一个，蛮狗杀的，就是这几个犯罪小卒假装的大将。我这个假军师，也就是来寻死的小卒。我们真的吕军师，用兵赛过诸葛，不要说将官你们杀不动，就是部下的兵儿，也不能损伤着半根毫毛。原要烧尽这些蛮狗种，因此赚到荆门州的。看你们这几个囊包的将官，也只是这两天了哩。”始而额敌刚说个失火烧死，原要诈赖他们，尚不知一切是假的。如今听了这些话，十分扫兴，抬头一看，见昨日押解假军师的僮兵，总站在仪门边，跳起身，往外便走。一齐跨上马，如飞出城，大其抢掠一番，径自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吴庸与各官，也才省得这三种蛮人，一总了当在圈套之内。且喜得额敌刚羞惭逃去，倒结了局。假军师又大喊道：“快些杀我！”崔聚怒喝道：“碎剐他起来。”吴庸道：“值得剐一小卒？且留他活口在，好复姚少师。但如今贼势愈大，或战或守，须预定主意，诸公有何妙策？”马云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将至兵迎。小将随皇上以战而得天下，今日到不得胆怯，由这敌寇猖獗，成何光景？”崔聚道：“马将军之言甚壮。但以小将愚见，此寇攻陷城池，总出内有奸细，皆因扎营在外，容人出入，以致不虞。算来城中粮够三年，兵有数万，我深沟高垒，闭关不战，以老其师，伺其动静而击之。兵法云：千里馈粮，士有饥

色，彼岂能久居此乎？”吴庸道：“二都使之言皆是。我欲先战而示之以威，然后凭城而守，窥其气懈，数出兵以挠之何如？”众文官齐声称赞胜算。吴庸便向着马兴拱手道：“有一事借重道尊。各城门禁，每门拨一百军士看守，许出不许入。凡薪蔬日用之物，总令门军递进。那贼奸细，岂能插翅飞入？”马兴忙立起应道：“这个交与本道，断不得误。”于是即下教场点兵，共有一万马军，一万四千步军。留下七千守城，余皆出城结寨。吴庸中营，马兵五千，步兵二千。崔聚、马云左右两营各五千，马步均半。

到第三日辰刻，见有四五百军直哨前来，认旗上五个金字：左哨将军曾。吴庸欺他兵少，即顾左右：“谁与我先斩此贼？”说犹未竟，古怪相纵马挺枪，直取来将。曾彪舞动浑铁挝，劈面相迎。战有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马云就指挥部下二千五百骑兵，冲杀过去。王师虽然勇健，系是远来，一倍岂能胜数倍，只得且战且走，被他追逐十余里。董翱右哨已到，接住混杀，亦不能胜，又退有数里。先锋宾铁儿，率领铁骑二千，疾卷而来。马云望见，亟忙领兵回营。这里亦不追赶。马云欣然向吴庸道：“今日也就挫了他锐气。你们若来接应，怕不直追到荆门州。”吴庸内惭，便支吾道：“看见他兵少，所以不曾来相助。往后须要大家接应。”

当晚二更，崔聚、马云还在中营商议军情，忽闻震炮四声，伏路兵飞报：“敌军大队皆至，只离我们十五里安营。”吴庸道：“可煞作怪，放炮应三声，或一声，那有四声的理。”崔聚笑道：“倒底是草寇，知得甚么。”他却不知这四声炮响，是吕军师令绰燕儿行事的暗号。前日交给他小小包裹内，藏着四面龙凤旗，两面系素绫子鹅黄镶边的销金九龙旗，各有“济南太阴帝师”六个栲栳大的字，是泥金写的，两面杏黄色绛帛镶边的绣彩五凤旗，一书“官弁尽杀无疑”，一书“土庶早降莫错”，纯用朱砂写的。你道绰燕儿止一个人，这没柄的旗儿有何用处？要知道古来善用兵者，每以片言而奏奇功。任尔六韬三略，临时执泥不得。只为兵书规则是死的，那对敌的军机却是活的。全要在乎人之神明作用，不必求合于兵法而自无不合者。兹荆州一郡，为三楚重镇，城郭坚峻，濠堑深广，凭江而立，燕国姚少师已久设备，兵精粮足。若以人力攻之，即孙、吴、淮阴，亦终年而不可拔。重关紧闭，内外严绝，纵有奸细，亦无所施其技巧。吕军师却算出一两面旗五六个字来，摇动百十万军民之心。这样计策岂不奇幻？

当下绰燕儿正伏在冷庙中梁上，忽听得炮震四声，知大军到了，即便遵着军师将令，跑至神武帝庙前，一溜檐上左首大旗竿，坐在斗内。看原扬的两面旗，是“伏魔大帝”四字，他取来折起，解出济南帝师龙旗来，套在柄上，恰像量了尺寸做的，一些儿不长短。又上右手大旗竿，也挂好了。就一径到府城隍庙，也有两根旗竿，悬着是“福国佑民”四字。燕儿取出身边那两面来，映着月光一看，心中大喜，照式换挂停当。刚是半夜，去寻个妥便处藏了。暂且按下。

却说军师安营之后，暗谕诸将：“明日曾彪交战得胜，虎儿、铁儿、雕儿捣其中坚，

董翥、董翱攻右营，郭开山、阿蛮儿击左营。贼人势必奔逃，须合力向前，追及城门，便抢城池。楚由基、俞如海领铁骑二千，保护中军，随我进城。”又下令军士秣马蓐食。甫及天明，放炮起身，已压敌营而阵。

曾彪径闯营门，大骂索战。吴庸、马云、崔聚三营齐开，古怪相当先出马。曾彪大笑道：“是人是鬼？形相也不曾变完，却到老爷手里纳命。”古怪相又是咬舌根，半句也答应不来，挺着蛇矛，奋力交锋，有二十回合。军师遥见城内有数骑飞驰至吴庸中营，不片刻，又有四五骑来，料是报信的了，顾谓楚由基道：“曾彪赢他不得，你可助他一枝金仆姑。”由基遂闪在门旗影里，候他驰马来时，拈弓扣箭，飏的一声，正中古怪相左边的亮眼，翻身跌下尘埃。顿教独眼大将军，变作双瞎小鬼卒，呜呼哀哉了。

吴庸正为两三次飞骑抄了旗上的话来飞报，不看犹可，一看“官弁尽杀无疑”，打了个寒噤，怎又当得古怪相阵亡，一时惊惶无主。却又见对阵上多少猛将雄兵，轰若雷电飞来，只说得声：“都阆二将军勉力支持，我去搜拿城中奸细。”引着部下家将亲兵，往后便走。中营人马争先要随主将，势如山倒。左右二营军士大哗道：“谁要命，谁不要命？却教我们去填刀。”大家一哄而散。马云自向西路逃去。崔聚孤掌难鸣，便如飞去赶吴庸。后面刘超、董翥等六将，紧紧追上。吴庸、崔聚才过得吊桥，虎儿、雕儿两骑早已飞上桥心，军士挽桥不及。忽闻震天一声，空中有尊神人，现身出来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踏云而去。吴庸已经枭下首级，从脖子起连身带马，整整劈为两半。崔聚吓得魂不附体，那敢进城，引着两三骑，绕城而逃。虎儿、雕儿见是关公显圣，两骑抢入城门。门军数人早已躲得没影。曾彪等随招呼兵马，一齐进城。二董将军即守在城阙，等候军师驾至。

从来楚人最信的师巫，极敬的鬼神，今关圣庙周将军白日显灵，诛斩了一个都督，尽说是真命天子来了，家家结彩悬灯，户户焚香设案。有好些生员耆老，在通衢大呼：“去迎接王师。”连守城的数千步卒，都杂在里面助兴。刘超等遂分付：“尔等上顺天心，快出城迎接军师。”众人听了，莫不踊跃争先而去。雕儿等诸将就分头找到各文武衙门，正合着旗上的话，“官弁尽杀无疑”，须至杀者，留不得半个。转到帅府来时，军师已到，都献了斩馘的首级，禀道：“大是奇事，吴庸的首级，用头发打成扣儿，挂在旗竿上帝师旗边。”军师即命将各官弁首级，一并枭示在那里。郭开山、阿蛮儿斩了马云，又有十来颗无名小将首级。适绰燕儿来缴令，即交与他，悬示在府神庙旗竿上。又委董春秋盘察府库已毕。

次日清晨，军师赴神武庙行香，见秽物满地，半是马屎，也没个香火道士。军师拿地方问时，禀道：“向有督府书吏盛传敏，着人在庙中喂马，怪道士多嘴，他们禀了都督，将道士责逐。如今这些兵丁都来作践，竟做了养马场了。”军师大怒，立刻拿到盛传敏，颠倒竖在马粪中而毙。又传旧道士至庙，令其仍守香火。发银一千，即委地方重新修整，限日兴工。才出庙门，有个官儿面缚泥首，禀：“是德安府知府吴河图，是吴庸的侄子，

两日有公事在荆郡，不敢逃回，愿附王朝。”军师允了，令仍回本郡原官如故。河图叩谢自去。

军师随到帅府公堂，诸将毕集，辕门传报：“有两人生擒崔聚解到。”军师看了，微笑问道：“你二人叫什么姓名？怎生样拿他的？”供说：“小的们是弟兄，姓吴，叫做吴江豚、吴江猪，向来打鱼为活。昨日他来强拿我渔舟渡江，哄醉了他，拿来讨赏的。”军师又问：“难道崔聚没有盔甲么？”崔聚应声道：“是银盔银甲，被他剥去了。”军师叱道：“是应剥的。”又问：“就是他一个来，还有同走的么？”吴江豚一时不能对答。崔聚又应道：“有两个跟随的，同下他船里，不知怎么样了。”军师笑道：“自然。”又问：“吴江豚，你们讨赏，是要银子，还是要做个武职官儿？”两人齐声应道：“我们不会做官，求赏些银两去做买卖。”军师随谕刘超，将三人一并监着候夺。随有投降的营弁禀说，吴江豚二人，原是江洋大盗，与古怪相争做大王，斗他弟兄不过，所以古怪相投在营中。他们的羽党，正还多着。军师道：“我故知之。”即令发示召告，竟有数百状词，有告他谋财杀命的，有告强奸妇女，有告抢掠妻子，有告屡遭劫掠，有告采生折割，有告连杀一家数命的，纷纷不一。军师乃提出吴江豚弟兄，并崔聚到案下，谕道：“你们弟兄二人拿了崔聚，该赏五百金。已得了他盔甲一副，今现封一百两在此，但须得汝家口来领。”二人叩禀道：“怎不就给小的们领去，又要家口呢？”军师掷下百余张状词来，厉声叱道：“合城的人，告你们是大盗，应赏还你赏，应杀还你杀，准折不得。”江豚、江猪哑口无言。他有两个儿子，正在辕门外探望，早被军士们拿下。军师即令将一百两付与他儿子，谕令：“改过迁善，慎毋学尔父的死法。”喝令将此三人斩讫报来。崔聚大声道：“天爷为我报了仇，直得一死。”片刻献首。

门军忽又传报：“有个姓吴的文人，要求见军师。”军师笑道：“何吴姓文武之多也。”那知是隐姓埋名的元老，假充作参谋献策的儒生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吴侍讲十年抚孤子 吕师相一疏荐名臣

这个姓吴的名学诚，为建文皇帝经筵日讲官，素有品望。帝出宫时扈从不及，恸哭数日，即欲自杀，又转一念道：“子在回何敢死？今闻乘舆无恙，自当追求行在以图兴复。徒然一死，焉足塞责？”有传说者，言帝自吴入楚，将之滇中。吴侍讲遂弃其妻孥，止带一健仆，买个小渔舟，载了书籍，扮作渔翁，备了根钓竿，泛于长江之上。从九江入汉口，上三峡至于夔州。适又闻帝在两粤，遂折向洞庭，历潇湘，溯沅澧。又有说行在已在蜀中，复转入沔阳，上夷陵，由涪江直抵岷山发源所在。往来转辗，终不得帝之踪迹。计欲舍舟就陆，求之道途，又恐为人侦获，连性命都委之豺虎了。真是心上有个故君，梦寐中常在金阶玉殿之间。到得醒来，片叶孤舟，茫茫烟雾，能不悲酸？恸哭了几场，沈想了几次，忽自慰道：“有了。我听见说东就向东，说西就向西，不要说传闻不真，纵是真的，安知不君来臣去，臣来而君又去乎。我如今只在长江上下来往，天可怜见，少不得有见我帝主日子。”于是下及芜湖，上至灌口，往来游衍，逢人物色。取出所带书籍，看一本，随向江心掷一本，仰天痛哭一番。一日在巴陵取《离骚》来读，是未经装订的，读一页，丢一页，又哭一番。适为贾舟附载文人所见，因此流传于世，野史上便说读的总是《离骚》，自比屈原不忘故主之意，这就是没见识的了。难道吴侍讲舟中所载尽是《离骚经》么？况且怀王是无道的，岂有将圣君比之之理？总是侍讲愤懑已极，若始终求不着故主，也就要葬于江鱼之腹，留这书本何用，所以先付之江流。

一日泊舟在成都之皂江边，见有四五个童子钓鱼顽耍，内一个约十岁，巍然坐着，虽形容憔悴，而眉目秀爽，又若有悲戚的光景。众童子都笑话他，他并不睬。侍讲心以为异，也就揽着自己的钓竿，移舟近前。一个童子拍手道：“那渔翁也是不会钓鱼的。”侍讲道：“还有谁不会钓鱼呢？”童子指着那巍然坐的道：“是他。”侍讲便缓言问道：“童子今年几岁了？”旁一童答道：“他是野种，那里知道岁数。”侍讲又道：“他既不会钓，你们该教导他。”那坐着的童子答道：“我不要学钓鱼。”又一童子道：“他不要学钓鱼，要学的是讨饭。”侍讲见坐的童子含着悲酸，只不则声，就起了个惻隐之心，随问众童子：“他有父母么？”适有个老人走来，众童子共指道：“是他家里养着，不知那方流来的。”侍讲随步上涯，迎去施礼道：“多谢老丈厚德。”那老翁摸不着，便问渔翁：“你像个外方口气，从未相认，怎的谢我？”侍讲指着坐的童子道：“这是舍侄，失散已久，天幸今日遇见。闻知老丈收留，感激不浅。”就向腰间取出一包碎银，约有二两递与老翁道：“聊表微意，日后

尚容补报。”老翁正为这童子一些生活不会做，倒要闲饭养他，虽然当日收留了，今却没摆布处，听了这话，笑逐颜开，便道：“既是今侄，竟领去罢，怎好要你的银子？”口中说着，手中接过去了。老翁随向童子道：“你们如今骨肉相逢，也不枉我养这两年。”童子不知所答。侍讲便道：“你今得随我回家，总是老翁收养之力。且到我船里去细说罢。”

看书者要知道这流落童子，若是住着安稳，怎肯随个渔翁？只因每日忍饥受冻，凌贱不过，一眼看着渔翁船里，堆着多少书籍，料不是个拐子，且离了这火坑再处，便立起身来，撇却钓竿，扯着渔翁的衣袂。侍讲随携了他的手，同向老翁作揖致谢，即别了小船而行。童子偷眼相一相渔翁的脸儿，又暖暖舱内的书籍，微微的叹了口气。吴侍讲问童子：“你为甚叹气？有话说与我。”童子道：“我从幼没了父母，不曾上学读书。如今见了这多少书本，因此叹气。”就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侍讲见童子说话，大有志向，道：“你且勿哭，我正要问话。你父亲叫什么姓名？儿时没有的？怎样流落在这边？”童子气噎不能答，捶胸大恸。侍讲已猜个八分，乃抚背而劝，方应道：“我父亲叫做胡子义，做的兵备道，还有个伯父，是朝中的大官。不知怎样京里乱将起来，伯父一家都被杀了，我父亲闻知，就丢了一家人口，只带着我弟兄，连夜逃出衙门，到这里一个王府内住了几时。听说要来追拿，又逃到一个山内。我父亲向着天说道：‘吾兄无子，天若不绝吾姓，自有好人收留。’黑夜里竟自去了。那时哥哥七岁，我只六岁，遇着这个老翁，收了我，也不知哥哥怎么样了，也不知我母亲怎样死了。”说罢又放声痛哭。侍讲触着心事，也自捶胸大恸，连仆人也挥泪不已。

童子见渔翁哭得甚苦，道是因他起见，倒住了声。侍讲道：“噫，正是流泪眼相看流泪眼，断肠人说与断肠人。童子，适才我见你在难中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提拔你的，也不知是忠臣的孤子。我对你说，我不是渔翁，我是建文皇帝朝中侍讲官。你的伯父胡子昭，做刑部侍郎，与我是义气之交。你的父亲做湖广荆门道，我亦曾会过。”说未毕，童子遽然拜道：“是我的父辈。这个大恩如何可报？愿认为父亲，教训孩儿罢。”侍讲道：“论理是年家子侄，也还不错。但宗祧为重，汝但呼我为父，我认汝为儿，姓是改不得的。”童子又拜过，才立起来问道：“孩儿这几年上，略闻得燕王夺了建文皇帝的天下，说杀了多少忠臣。我揣伯父、父亲，也为这个缘故，其实尚未详悉，求父亲大人示与孩儿。”侍讲就把燕王起兵，至建文逊国，杀戮忠臣义士情由，略说一遍。又道：“你伯父是方孝孺的至交，全家受戮的。临刑有诗曰：‘两间正气归泉壤，一点丹心在帝乡。’我至今记着。后闻得汝父亲避在蜀主府中。到弃汝弟兄逃去，我就知道了。”童子又悲泣道：“若如此，我母亲一家子，都是被害的了，所以父亲也顾不得我弟兄二人。咳！这样大仇，怎生得报？”侍讲道：“这些话，不愧为子昭、子义的后人。我今为汝取个名字，叫胡复，是《易经》上的卦名。复字的解说，是六阴尽而一阳来复，乃天地正气初复之候，以寓建文圣主将来复国之意。在汝本身上讲，复君仇，复父仇，复祖宗旧德，复乡国故业，总含蓄在里面。

童子道：“孩儿不识个字，怎能如得父亲命名之意？还求父亲做主。”侍讲喟然叹道：“你还不知，我为要求建文皇帝，所以借此形藏。若求得着时，君臣生死一处；若求不着时，这大江中便是我葬身之所。到那时候，也顾不得你了。”童子道：“我随着父亲生死一处，也还得个好名目，强如死在别处。”侍讲道：“这不是我看顾之意。譬如我也弃了儿子来的，只为祖宗之香火，不可泯灭，岂有教汝同死之理，以绝胡姓之宗桃。且到其间，自然生出机会。你如今正是读书时候，幸亏得五经四书尚未投诸江流，我当一一教汝。”便检出本《鲁论》来。胡复接在手中，颇识得几个字。侍讲道：“汝未上学，怎又识字？”胡复道：“孩儿三四岁上，母亲曾教我识字，至今还记得。”

侍讲从此教他读起书来，天资颖悟，殊不费力，一两年读完四书，又读五经，与他讲论都能闻一知二。不两年文章也做成了。吴侍讲有了这个伴儿，常常讲书论文，倒觉日子易过。沸沸扬扬的，听得江舟上都传说圣姑娘已得了淮扬地方，如今就要取南京，永乐皇帝有些做不成了。又有个说倒不见渡江，已经取了庐州府，要杀到河南哩。胡复问侍讲：“是么圣姑娘？因何与燕贼作难？这其间有个机会否？”侍讲应道：“是一女流，仗有妖术，借着我君的年号，哄动人心，大抵是假公济私的。前者张天师在南都，曾斩他一个妖人，乃是马猴儿，即此可知。近来无识之徒多被煽惑。我们不用采他。”

过了几时，舟从三峡而下，轰传湖广全省皆失，关老爷显圣，斩了荆州都督。因这位吕军师，是诸葛亮转世，所以关老爷助他哩。吴侍讲听了别的话不打紧，只关公显圣一语，大为奇异，心中暗想：“若不是正气之人，关侯焉得助他？”遂谓胡复道：“荆州已得，天下摇动。要复建文担子，却在我身上。我欲去察他动静，若是借此为名，欲劫我主，如曹瞒之劫汉献帝的，我便将段实之笏，击碎他的贼脑，比死于江中，更为显荣了。”胡复道：“大人作何去见他？”侍讲道：“儒衣儒冠，是我的初服，谒见故主要用的，所以带在这里。到他辕门口，自有随机应变之法。”就取出来穿戴了，一径上岸入城，寻到帅府。

目今谒贵是件大难的事，秀才们拿着裹谒，满面堆笑，倩求传递。那些衙役总不来采的。吕军师任兼将相，掌握着大兵权。吴侍讲破巾敝衫，又不具个名柬，如何可以会面？那知吕军师好贤礼士，有周公握发吐哺之风，不论何人，到辕即传。那时侍讲故意轻忽，说要见你们军师，司閤的登时传报请进。军师望见是个儒者，而行步有大臣气象，即降阶延接。侍讲已心折了一半。一揖升堂，向军师道：“大人上座，容儒生拜见。”军师笑道：“学生非富贵中人，先生休得过谦，只行常礼。”侍讲乃再揖再逊，然后就客位而坐。军师请教姓名，应曰：“小儒何足挂齿。请问大人，关侯显圣有之乎？”军师举手答道：“诚有之。神武乃上为国家，非为学生也。”又问：“大人以片旗一语，而服荆楚亿兆之心，有之乎？”应曰：“此小智耳，无关于大体。”侍讲亦举手曰：“荆州东连吴会，西控巴蜀，北抵中原，南极衡湘，为天下之枢机，可以莅中国而朝四夷。儒生不才，愿备指使。”军师笑道：“我帝师乃上界金仙，其视荣华点染，不啻污及巢父之屨。今日而建文复位，则此刻

归于蓬岛。所为培植天伦，扶养正气，诛奸逆于强盛，挽忠义于沦亡，躬行《春秋》之法，以昭大义于万世。微独帝师，即学生一待圣驾回銮，完此心事，亦遂逍遥乎物表。所以兵下河南，三过家门不入。

言未既，吴侍讲遽拜于地曰：“噫，我何知而敢测命世之大贤哉？”军师忙答礼，相扶而起。侍讲道：“学生有罪，当日原备员经筵。”军师曰：“得非泛舟之吴学诚先生乎？”侍讲曰：“然。十四五年，不知行在之所。今者军师笃爱吾君，学生即当遍天下而求之。求而不获，亦不复返。愿军师代为转奏。”军师对曰：“不然。吴门史彬、浦江郑洽，俱知帝之行在。前岁有方外祭酒钱芹，约彼二公同往，迎请回銮，当亦不远。纵使圣驾又幸他处，三公自能踪迹，无烦跋涉。学生愚意，先请先生入朝，端百揆而亮天工，使天下之人，咸知吴侍讲入朝为相，则我君之复位有日。所以系社稷之重，而慰苍黎之望，非独区区好贤之私也。”侍讲曰：“帝未复位，而臣子先膺爵禄，可乎？”军师曰：“不有臣子，焉得有君？臣子不先受爵，乌得称为行在？今日而无臣，是并无帝也。故居乱世而人之所属望，多决于名臣之去就。先生其勿固辞。”侍讲曰：“军师命之矣。舟中尚有一仆，并胡少司寇之孤子。”军师即传令请至，略询来由，下榻帅府。每谈往者得失，时相流涕。

一日，报关帝庙修整告竣，军师即约侍讲同去行香。礼毕，军师偶有所得，题诗于粉壁上云：

坐镇荆门控许都，心悬汉帝运将无。

兴刘岂在西吞蜀，讨贼向须东结吴。

一卷《春秋》名自正，百年兄弟道犹孤。

苍茫浩气归空后，太息三分小伯图。

吴侍讲大惊，赞道：“此千古法眼也。人但知关侯以浩然之气而成神，而不知所谓浩然者何在。愚意亦尝论之。蜀之臣子，其心皆为蜀而不为汉，为先主而不为献帝，诸葛且然，况其下者乎！蜀与汉原略有分别，晦庵以正统与之者，盖因献帝被废，势不得不以蜀为汉，而黜曹、吴之僭篡。若云以先主为中山靖王之后，可以为汉，则西川之刘焉、刘璋，独非汉之宗室乎？何得扼其吭而夺之，拊其背而逐之哉！唯神武不与蜀事，坐镇荆州，以讨贼为己任，是其灭曹兴汉之心，为献帝非为先主也。即先主亦为献帝之臣，故可以兄事之，而不可以君事之。所谓‘一卷春秋名自正，百年兄弟道犹孤’也。武侯云‘东连孙吴，北拒曹操’，亦因先主孤穷之时，不得已而出此策。至于平曹之后，再议伐吴，未免所用者权术。若神武之视吴，与曹等耳。吴之割据，与曹之篡窃，易地皆然，断不可云彼善于此而与之连结。所云‘兴刘岂在西吞蜀，讨贼何须东结吴’也。此所谓浩然之气之本也。先生今日之为建文，与关公同一心事，所以有此卓见。拜服，拜服！”军师固谦谢之。